

这个继父当得真难
这个继父恩重如山

继父

林和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和平
著

继父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个继父当的真难
这个继父恩重如山



这个继父当的真难
这个继父恩重如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继父/林和平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5969-0

I. 继…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5488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李光敏 责任印制:周小滨

继 父

Ji Fu

林和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2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 978-7-02-005969-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一章

一九六八年深冬的一天上午，娘们兮兮的光棍汉江福林，拎着一包糖块来到酒厂锅炉房找到烧锅炉的关吉栋，要关吉栋为他介绍一个女人做老婆。那年的冬天很冷，冻得人人鼻尖发红，像镶了一颗草莓在上头，县城里的人无一例外。就在江福林拎着糖走进锅炉房的时候，高秀兰的三个儿子张宝金、张宝银、张宝玉，正领着一群孩子在锅炉房门外的煤堆上玩“攻山头”。分成敌我两帮的孩子们已经短兵相接，他们学着电影里的军人撕扯在一起，喊叫着、扭打着，把脚下的煤堆踏得滚滚流淌，被当成子弹的煤块飞满了院子。此时玩得激情四射的张宝金、张宝银、张宝玉很难想到关吉栋为江福林介绍的女人，就是他们的母亲高秀兰。

江福林走进锅炉房的时候，关吉栋正往那个大铁炉子里填煤，熊熊炉火映得关吉栋胡子拉碴的脸像喝了酒一样红。

江福林捂了捂冻得红红的鼻尖喊了一声姐夫，关吉栋回头看了他一眼，一边往炉子里甩煤，一边问道：“拎的啥呀？”

江福林说：“糖！”

关吉栋说：“你小子挺有本事呀，糖现在都按票供应了，你能买这么一包子。”

江福林乐了：“嘿嘿，我二姨不是在副食品商店吗，我走她的后

门买的!”

关吉栋停下了手里的活,拄着锹问:“最近又看了几个?”

江福林说:“不多,又看了三四个!”

关吉栋问:“咋的,一个没看中?”

江福林说:“也不是呀,有的吧,是我看中了人家,人家没看中我;有的吧,是人家看中了我,我没看中人家。反正吧……”

关吉栋说:“行了行了!你都四十多岁了,还挑个啥呀!哎江福林,这些年你看了多少女人了?”

江福林说:“不多,一百来个吧!”

关吉栋:“嗯,是不多,快一个团了!江福林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那方面有毛病呀?”

江福林说:“毛病吧,倒是有点……”

关吉栋一听把手一挥:“那算了,有毛病我给你介绍啥女人呀!”

江福林赶紧说:“不是不是,姐夫,那方面我肯定没有毛病,我就是一和女人单独在一起浑身就冷,牙帮骨打得咯咯直响,咋也控制不住。”

关吉栋说:“噢,那不算啥大毛病,把女人往怀里一搂,就不冷了,女人的身体就是火炉呀,你就是冰坨子,也能把你焐化了!”

关吉栋对着墙上一块残损了的镜片照着自己,咧开嘴照照牙,又转脸照照腮,摸着腮说:“我应该刮刮胡子呀,哎,江福林,你看我这样行不行?”

江福林愣了一下,说:“你呀,行、行吧……”

关吉栋突然乐了:“噢,你看你看,你相对象,也不是我相对象,妈了个巴子,搞错了!”

关吉栋收拾了一下,就领着江福林出门了。出门的时候关吉栋的心情还挺愉快的,可是刚一出门,他那愉快的心情就被破坏了

——他看到“攻山头”的那群小崽子把煤堆快要踏平了，整个院子落满了煤块，他不由得火冒三丈，脖子上的青筋顿时突暴起来，吼道：“妈了巴子的，干啥呀，你们祸害人呀，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煤不是你们家的啊！”

高秀兰的大儿子张宝金一愣，高喊：“鬼子来了，快撤呀！”

孩子们顿时像鸟一样散开了，跳墙的跳墙，逃跑的逃跑。

关吉栋追了几步喊道：“都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看你们往哪跑，都给我站住！站住！”

江福林上来拽住关吉栋说：“姐夫，姐夫，别耽误了正经事呀！”

关吉栋站住，对着江福林瞪眼睛说：“啥是正经事呀，这煤不收拾起来，啥事都不是正经事！这帮小兔崽子，太能祸害人了，叫我抓着了，敲折了他们的腿！”

县城的这个酒厂历史挺悠久的，早些年叫东烧锅，后来改名叫了老窖酒厂，那是建国以后的事了。酒的味道尚佳，喝了不伤头，因为它的存在，半条街上成年累月地飘荡着酒糟的气味。三十七岁的高秀兰就在这个厂的医务室工作，她是一个大眼睛、肤色挺白净的女人，特别是戴着口罩的时候，眼睛露在上面，睫毛长长的，男人看了忍不住要心跳。三十七岁的女人正是有味道的时候，像熟了的果子，不用尝，看着就要流口水，厂里的男人们都盼着自己能得点什么病，好来医务室让这个有味道的女人摸一摸脉，往屁股上扎一针，那滋味让人很受用。这个上午高秀兰有点心不在焉，她在想像着烧锅炉的关吉栋要为她介绍的那个男人：长得什么样，脾气怎么样，干什么工作，等等。她给一个男人往屁股上扎了一针，摘下口罩，对坐在里屋看报纸的朱大夫说：“朱大夫，我有点事请会儿假。”

厂医务室就三个人，一个是高秀兰，一个是朱大夫，还有一个

护士小赵。朱大夫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对他客气一点的人背后叫他朱眼镜，恨他的人背后都叫他朱瞎子。来找他看病的人，当然一律都叫他朱大夫，大家都知道这家伙气量小，弄不好就不给你开药，扎针时让你疼痛，你指责他态度不好，他会瞪着眼睛跟你说：“我他妈的是兽医，这样就不错了！”不过朱大夫对高秀兰永远是有耐心的，每逢和高秀兰说话时，眼睛总是笑咪咪的，闪着一种灼人的光，语调也柔顺得像跟妈要钱的儿子。听到高秀兰向他请假，他推了下眼镜说：“秀兰，啥事呀？”

高秀兰说：“有点事。”

朱大夫也就不好再问下去了，说：“好好，你走吧，走吧。”

高秀兰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临出门的时候朱大夫还嘱咐了一句：“秀兰呀，有啥事你就办吧，别着急，啥时候回来都行！”

高秀兰点点头出去了，她要赶回家，因为和关吉栋定好了，见面的地点就在她家里，时间是上午十点钟。

四十九岁的关吉栋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显得老，因为他脸上的褶皱太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妈生他的时候，可能是山核桃吃多了，所以他的脸从小就像山核桃皮似的，刻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别人就叫他老关头，他说自己好像从来就没年轻过。但是四十九岁的老关头腰板还是比一般人要挺直得多，走路的架势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当过兵的人，半握着拳，两条胳膊甩得硬朗，说话的口气也总是很冲。他怀着一肚子的气把院子里的煤堆攪得差不多了，这才和江福林上路了。他一边走一边对江福林介绍高秀兰的一些情况：“家里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孩，三个男孩……”

江福林突然就不走了。

关吉栋问：“咋了？”

江福林说：“姐夫，四个孩子呀！……”

关吉栋说：“四个孩子咋了？我告诉你，她要不是因为四个孩子，轮到你？大个，大眼睛，白净，有文化，十个老爷们儿看见，十个老爷们儿晚上睡不着觉！脾气好，心眼好，这样的娘们儿给你介绍都可惜了，你还往后缩！好好，不去了，回去！”

说着，转身往回走，江福林赶紧拽住他说：“姐夫，姐夫，还是去吧！”

关吉栋问：“不嫌人家有四个孩子了？”

江福林说：“不嫌了……”

关吉栋说：“我担心她看不上你！多少人给介绍对象呀，她那头都摇得拨浪鼓似的！她男人以前是中学教师，她本人呢，过去娘家有钱，满洲国时念过女子国高，命不好呀，男人死得早，领着四个孩子过日子，不容易呀！像她那样的女人，我跟你说吧，给省长做太太都够格，你还挑鼻子挑眼的，你瞅你那个熊色，我怀疑你有那个能力吗！”

江福林说：“有，能力肯定是有，大概是差一点。”

关吉栋大笑起来。

江福林说：“姐夫，你把那个女人说得这么好，那、那……”

关吉栋说：“那什么那，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江福林说：“那你怎么不跟她拉勾拉勾？”

关吉栋说：“你以为我不想！我比她大十来岁，又是个烧锅炉的，我跟她拉勾？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是咋想也想不出那天鹅是啥滋味呀！”

当关吉栋和江福林在路上议论高秀兰的时候，高秀兰的三个儿子正在家里打啪叽玩呢，所谓的啪叽，就是用烟盒或硬纸叠成的方块形的东西，也有三角形的，放在地上，谁把对方拍翻了，谁就赢

了对方的“啪叽”。他们刚刚从煤堆上跑回来，个个脸上还都残留着煤黑，脑门上、鼻梁上、脸蛋子上，左一道右一道的样子很滑稽。三个人正玩得热火朝天，听见大门外有人喊：“家里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老大张宝金一愣，说：“不好了，是不是老关头来了呀？”

三个孩子趴在门玻璃上往外看，果然是烧锅炉的老关头站在大门外，张宝金慌了：“真是他！咱们把他的煤堆给踩平了，他是不是来训咱们呀？”

张宝银和张宝玉也都紧张了，说：“哥，咋办呀？”

宝金说：“快快，都藏起来，藏起来！”

哥儿仨兔子似的灵巧，老二宝银藏到了炕上的炕柜里，老大宝金和老三宝玉藏到了地桌子下面，那桌子下面有道布帘，人藏在里边很隐蔽。很快屋子里静下来，像一个人也没有似的，这时候关吉栋领着江福林推门进来了，发现屋子里没有人，有些奇怪，关吉栋说：“咦，说好的在家见面，咋没回来呀？”

这时，关吉栋看见了挂在墙上相框里的照片，他拉着江福林指着相框里的照片说：“你看你看，这就是她，高秀兰，咋样？”

江福林凑过去看照片，看到了高秀兰和丈夫孩子们的合影照。那是夏天照的，高秀兰穿着裙子，短衬衫，笑得很幸福，人的确很漂亮。

江福林说：“姐夫呀，她！”

关吉栋说：“啊，她呀！”

江福林说：“妈呀，姐夫，咱行吗，算了吧，咱还是走吧！”

宝金和宝玉蹲在桌子底下，关吉栋和江福林脚就在他们脸前，宝玉害怕极了，宝金使劲地捂着他的嘴。

关吉栋拉着江福林说：“别走呀，定好了的事你走了，多不守信用呀！再说了，真要是成了，你小子可就有福气了！”

江福林说：“姐夫，不行不行，这样的女子我见了，肯定哆嗦，啥事也做不成！”

江福林还要走，关吉栋有些火，再一次拉住他说：“你给我回来！”

脚在下面一错，踩住了宝玉伏在地上的手，疼得他终于忍不住哇一声，放声大嚎。

关吉栋吓了一跳，低头看到了桌子下面的宝金和宝玉，他很奇怪：“你们俩这是干啥？鬼子进村了，躲在这里？出来，出来！”

关吉栋把宝金和宝玉拉了出来，宝玉哭得声更大，脸上的煤黑被泪水一冲，左一道右一道的。

关吉栋明白了，刚才在院子里爬煤堆，攻山头的就是这几个孩子，他左手扯着宝金的肩膀，右手指着宝金的鼻子问道：“刚才是不是你带头攻山头的？”

宝金像个被捕的共产党员一样，四十五度角看着天棚，和关吉栋对喊：“不是！”

关吉栋拿宝金没办法，气急败坏地打量着屋子，看到炕柜的门没关严，一步迈上了炕，从炕柜里边把宝银抓了出来。宝银被关吉栋一把扯下地：“站好，都给我站好！听我口令，立正！”

三个孩子无动于衷，宝玉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咋回事，听不懂我的口令呀，你们三个小兔崽子，你们把我那煤堆给弄得，煤块扔了一院子，这不是祸害人吗？你们的母亲多不容易呀，辛辛苦苦拉扯着你们，你们不听话，像野孩子似的，这咋行呀！……”

房门突然开了，高秀兰的大女儿张娟出现在屋里，看到三个弟弟被关吉栋训着，有些意外。三个孩子看见姐姐就像是看到了救星，宝银、宝玉放声大哭。张娟上前护住弟弟，对关吉栋：“咋回事儿？咋回事儿？老关头，你干啥呀，跑我们家来训人？”

“我没训他们呀，我就是想教育教育他们！”

“又不是你们家孩子，用得着你教育吗！”

宝金趁着局势混乱，狠狠掐了一下宝玉，宝玉顿时放声大嚎，一边哭一边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哥宝金。宝金狠狠地瞪了一眼宝玉，宝玉心领神会，哭的声音像挨了刀的猪。娟子心疼地看着弟弟问：“宝玉，别哭了，你跟姐说怎么了？”

宝玉指着关吉栋喊：“姐，他，他打我！……”

关吉栋大感意外，说：“谁打你了，我啥时候打你了！”

宝玉还哭着：“你就打我了，打了……”

关吉栋说：“你个小孩子咋撒谎呀，啊，这么大点就不诚实呀！”

张娟说：“谁不诚实呀？你不诚实，你这么大岁数的老头了，为啥要打小孩呀？啊，你为啥打小孩？”

关吉栋火了：“我就打了，你能把我咋的！”

张娟也火了：“你打了就不行，打了找个地方说理去！”

两个人正吵着，房门开了，高秀兰从外面进来，看到屋里的场面，十分意外：“这，这是咋的了？……”

张娟说：“妈，老关头打咱们家宝玉！”

高秀兰听了女儿的话很意外，说：“关师傅，孩子这么小，你打他干啥呀？”

关吉栋百口莫辩：“高护士，不是呀，我没打你们家孩子……”

宝金偷着又掐了一下宝玉，宝玉加倍地大声哭起来。

张娟说：“你没打他怎么哭了，你没打他怎么哭了呀？”

高秀兰说：“娟子，你闭嘴！关师傅，小孩子有什么错，你找我，他没有爸，他还没有妈吗？你说你动手就打，这算咋回事呀？”

关吉栋简直没办法了，说：“高护士，你的孩子我肯定没打。你不信我可以起誓，我要是打了你的孩子，我八辈子不得好，我永世不得翻身！”

高秀兰看着关吉栋不语，心疼地搂过宝玉。

关吉栋感到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四个孩子给他泼的这盆脏水，他用自己那扛过枪、抡过锹的大手狠狠地抽着自己的脸：“我叫你管闲事！我叫你管闲事！江、江福林，我要是再管你的破事，我就是王八犊子！走，咱们走！”

关吉栋拉着江福林往外走，江福林挣脱关吉栋，走回去，从桌子上把那包糖拿到了手上，关吉栋一把夺下来，说：“这破糖你还要它干啥，扔了喂狗！”说着狠狠地往地上一摔，糖包摔碎，糖块撒得满地都是。关吉栋拉着江福林出了门，狠狠地摔上门。

三个孩子见人走了，赶紧蹲到地上捡糖，还抢了起来。高秀兰看着，气得眼泪溢出来，拿起笤帚对着三个孩子的屁股一顿乱打。三个孩子疼得嗷嗷乱叫，蹲在地上看着母亲。

高秀兰说：“你们馋疯了，没听人家咋说的，扔了喂狗，你们是狗呀！啊，你们是狗吗！娟子，把糖给我都抢下来，扔了！”

张娟上前将他们死死握住糖块的手掰开，宝金手里的糖被姐姐没收，只见他突然快速地扒了一块糖，放进嘴里；宝银见了，也快速扒了一块糖放进嘴里；宝玉也跟着学，没扒糖纸，就将糖放进了嘴里。

高秀兰说：“你们谁敢咽？都给我吐出来，吐出来！”

三个孩子嘴里含着糖，看着母亲。

高秀兰说：“听没听见我的话，都给我吐出来！”

宝玉吐出了糖，却哭了。

宝金和宝银还把糖在嘴里含着，继续看着母亲。

高秀兰上前打他们：“你们吐不吐呀，吐不吐呀！”

张娟上前护着三个弟弟：“妈，他们平时也吃不着糖，叫他们吃吧！”

高秀兰捂着脸哭起来。

宝银、宝玉见母亲哭了，张开嘴也哭了，糖从嘴里掉了出来，宝金却趁着母亲哭，大口大口嚼着糖，咽了。

宝玉哭着喊：“妈，我哥他吃了！”

孩子的喊叫声，高秀兰的哭声混杂在一起，夹在寒冷的北风中飘荡在这个漫长无边的冬日里，关吉栋走出很远还能清晰地听到。他心里的气还没有消，以前听说过这几个孩子很调皮，但是今天才见识到他们的厉害，同时也深深地感觉到高秀兰一个寡妇养活四个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江福林小跑着跟在关吉栋的后面，说：“姐夫，要不咱再回去看看，好好说说，孩子是不怎么听话，可我看那个高秀兰不错，你帮我再说说，姐夫，你别走那么快呀，等等我，这事你得管呀，姐夫……”

关吉栋突然就火了：“我告诉你江福林，这事我不管了，你要是看她好自己去找！”

晚饭又是面子粥咸菜，一家人默默喝粥，一屋子的呼噜声。

高秀兰的丈夫离开人世已经快八年了，八年的寡妇生活不容易，她毕竟还年轻，许多个漫长的夜晚是难熬的，更何况白日里总有那么多的男人在撩逗她。尽管她不理睬他们，可男人说的那些近乎下流的语言，她在愤怒抵挡的同时，还是感到身体里有一股热流在涌动。忍住这种无名的涌动对她来说并不难，难的是生活上的拮据，她一个月三十六块钱的工资要养活四个孩子，怎么说都是一件愁事。更让她头疼的是，三个儿子越来越不听话，总在外面惹祸，如果有父亲管着他们，他们敢这样胡作非为吗？因此高秀兰还是动了心思，想找一个男人来担起家庭的担子，她觉得如果自己再这么挺下去，真的挺不住了。然而再找一个男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尽管她还算年轻，也还算漂亮，可她的四个孩子把她的这些优势削减得所剩无几，谁愿意一进门就给这四个歪鼻子瞪眼的

孩子当爹呀，又得养他们，又得教育他们，难呀！……再有，高秀兰死去的丈夫又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一米八的个头，在中学当教师，字写得好，什么样的男人能比得了他呢？……种种的考虑总是让她对再找男人心有余悸。可不找，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高秀兰看着三个狼吞虎咽的孩子想起了下午的事情，便问：“宝金，你们是咋惹了老关头？”

“谁惹他了，没惹。”

“没惹他，他能训你们？我就不信！”

“他说我们把他的煤堆踩平了，我们也没踩呀，我和宝银、宝玉在家打啪叽玩了，谁踩他的煤堆了！”

“没踩他的煤堆，你们脸上咋都黑乎乎的，在哪沾的煤渣呀？”

“我们捡煤核去了！”

“你们捡的煤核在哪儿，拿给我看看！”

“叫人没收了！”

“你就撒谎吧！宝银、宝玉，你哥撒没撒谎？”

宝银看了宝金一眼，说：“没，我哥没撒谎。”

宝玉跟着宝银说：“嗯，我哥没撒谎。”

高秀兰叹口气：“你们这三个孩子呀！……从你们爸死了，我跟你们是操不完的心，一点也不听话呀！家里的日子穷还能对付，可你们……你们能不能不给我惹祸呀！”

三个孩子低头喝粥，谁也不说话。

娟子突然抢下三个弟弟手里的筷子，说：“别吃了，都别吃了，说话，能不能不给妈惹祸了？”

三个孩子低着头看着自己碗里的饭都点头说“能”。

娟子问：“你们到底踩没踩老关头的煤堆？”

三个孩子谁也不吱声。

娟子还追问着：“说不说呀，不说不给你们饭吃，晚上也不给你

们饭吃!”

听说要不给饭吃,宝银觉得问题严重了,看看妈妈和姐姐,说:
“哥,妈和姐都生气了,咱还是说了吧?”

宝金不吱声。

宝银说:“妈,我们是踩了老关头的煤堆……”

宝银在三个儿子是最听话的一个,高秀兰接着问:“老关头打没打你们?”

宝银说:“没打……”

高秀兰生气地看着宝玉:“宝玉,那你咋说老关头打你了?”

宝玉吓得要哭,指着宝金:“我哥掐我。”

高秀兰说:“你哥掐你,你就说你哥掐你,你咋说老关头打你了呀?你这个小崽子呀,也不是跟谁学的,就能撒谎!你要是再撒谎,我就揍死你!”

宝玉嘴一咧哭了。

娟子给三个孩子重新发着筷子,说:“行了,别哭了!吃饭吃饭吧,以后谁再给妈惹祸,谁再撒谎,就三天不给饭吃,饿死他!”

三个孩子拿起筷子,又开始吃饭。他们一见了饭,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忘到脑后了。

娟子看着三个弟弟抢一般地喝着面粥,对妈说:“妈,家里的粮快没有了,离粮站放粮的日子还有五六天,咋办?”

高秀兰说:“咋办?买点私粮吧……”

缺少粮食的岁月,家家充满了争吵,缺少彼此应有的尊重。过来人说,那是因为饥饿闹的,吃不饱的人心情烦躁,加之一家人抢锅里仅有的那点粥,人怎么可能和睦得了?“小穷鬼,真能撑”,父母总是用这种恶毒的语言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朱大夫家里同样也充满争吵,但争吵的起因不是饥饿,而是因

为高秀兰。朱大夫的老婆武凤梅在酒厂刷瓶子,两口子挣工资养活两个女儿,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和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样,在工作之余,武凤梅和她的工友们都会不停地聊着张家长、李家短,嚼着不知道从哪飞来的“舌头”。但是武凤梅很忌讳谈高秀兰,谈到高秀兰她就会想到自己的男人和她在一个卫生所上班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她觉得高秀兰身上具有很多让她不放心的因素:高秀兰长得比她漂亮不知道多少倍,性格比她好,为人又善良,完全属于那种让男人很不自觉地就会生长出怜香惜玉之情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恰恰又是一个寡妇!他的老公朱瞎子又是一个意志比较薄弱的男人,回到家里就像是霜打了的茄子,一说上班就会精神百倍,兴奋无比。武凤梅凭着多年来嚼舌头练就的预测能力,觉得朱大夫和高秀兰早晚要出事。因此她警钟长鸣,经常提醒朱大夫:“你给我注点意呀!”而每次两人为这事争吵的时候,朱瞎子都会义正辞严高声喊道:“她是我的同事,我是他的领导,上级关心下级有什么错误吗?再说了,人家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孩子过日子容易吗?我关心关心她有啥毛病吗?”

武凤梅说:“你他娘的朱瞎子,你们俩没事你火啥呀,啊,火啥?”

其实武凤梅确实枉冤了她的朱瞎子,老朱同志对高秀兰的好感基本就停留在嘴巴上,有时行为上也会有一点点过分,比如借着帮高秀兰掸灰的时候摸摸她的肩膀,或者总是说高秀兰帽子戴歪了帮她正帽子,但在正帽子的时候,一只手就会不自觉地跑到人家耳朵上。每当高秀兰表示强烈的反感时,他又会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忏悔着自己的罪过,保证以后不会再犯。朱瞎子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护高秀兰,他反感所有给高秀兰介绍对象的人,对他们的诅咒难听之极,他希望高秀兰永远以寡妇的身份工作在他的身边,那样他会心安理得。当他知道关吉栋也加入媒婆的行列时,对

关吉栋恨之入骨：“妈的，一个大老爷们，干老娘们的事，裆里的玩意儿揪扔了得了！……”

刚上班的时候，高秀兰在诊所整理医疗器械，朱大夫进屋了，走到高秀兰身边，替高秀兰把掉在白帽子外面的头发塞了塞，说：“老关头给你介绍的男人你看了？”

高秀兰推掉了朱大夫的手：“哎呀，没看。”

“咋没看？你昨天不是请假看去了吗？”

“孩子惹祸，给耽误了！”

“秀兰呀，依你本人的条件，那是没说的，可你那四个孩子呀，谁看了都得躲得老远，我看你就别找了！再说了，我帮你打听了，老关头给你介绍的男人那方面不行，你说，那方面不行你找他有啥用！”

高秀兰不爱听了：“朱大夫，你咋说话呢！……我倒是不想找，可我那三十几块钱的工资，能养活得了四个孩子吗？再说了，我那三个儿子没有父亲管，都成了野孩子了。”

“生活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

高秀兰摇头。

“秀兰，你说你这双眼睛呀……我不瞒你说，我天天晚上和你嫂子……满脑子想的都是你呀……”

高秀兰把器械放到盘子里，端着走出去。

朱大夫很尴尬：“唉，又生气，又生气了！……”

高秀兰三个儿子最恨的人，莫过于关吉栋了。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他们没有感到一点点的艰难，反而感到幸福之极，幸福的主要理由就是没有人管他们，没有人管的孩子简直就是天堂里的花朵，可以自由开放：学校不上学了，母亲也顾不了他们，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着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也玩大人